

钟南山手办？这种二次元致敬不要也罢

■玉渊杂谭

胡一峰

近日，一则网上有人卖“钟院士手办”的消息，引人关注。据报道，附有图片和视频的网售“白衣天使钟南山”手办、模型，贵的甚至近万元。有卖家称这些手办模型是纪念版，数量不多；还有卖家透露订单多得仓库都忙不过来。这样的消息令人心情有些复杂。

玩偶手办通常是年轻人喜欢的物件，因此热销的产品往往是二次元角色、动漫英雄。很难想象，如果不是这次疫情，会出现钟南山的手办并热销。这也

从侧面印证了当下年轻人中，其实有不少人还是崇拜、尊敬像钟南山一样的科学家，科学家精神正在无形中影响着几代人。

但是，“钟院士手办”如此畅销，他本人知道吗？当被媒体问及这些模型是否获得过合法授权时，卖家坦言“没有”。

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以及广大医务人员，奔赴疫情重灾区武汉，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。他们以高尚的医德，精湛的医术，人气不断高涨，收获了一大票各个年龄段的粉丝，受人尊敬。可以说，钟南山等抗疫战士，俨然已经成了新一波网红，成为当下的全民偶像。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、敬仰之意有很多种方式，但

侵犯他人肖像权乃至以此牟利，绝对不在其中。

或许有人会觉得，这事本身没什么坏处，没必要“小题大做”。其实不然。公民享有的肖像权是一项基本权利，如为某种所谓好的结果，就跳过该有的程序，甚至可以不要手段，那恐怕也无法实现完整意义上的“好结果”；再者，商家做“钟南山”手办，主要是基于利益考量，打着致敬的旗号行侵权之事，不能因其做的是抗疫战士就合法。

抛开法律层面来说，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拼命工作，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崇高敬意，成为大家心目中的

战士。商家利用他的名气和影响力中饱私囊，这是对无双国士的不尊重。

“钟院士手办”的出现，关乎法律问题和社会道德问题，但又远远不止于此。钟院士等人和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精神被尊重和推崇，但其形式不能局限于手办这样的“萌化商品”。

国家相关部门都在严厉打击这些违法行为，但是个人的力量也很重要——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树立正确的“英雄观”，并积极举报和抵制此类侵权行为，毕竟没有利益的浇灌，这种违法行为也就没有滋生的土壤。我们的抗疫英雄已经够辛苦了，他们的名誉和权益理应由我们共同去维护。

疫情下的Vlog：是真实的记录，更是温暖的社交

陈曦

新冠肺炎疫情将人们“隔离”在家中，但生活中的互动交流并没有因此止步。很多年轻人选择了用Vlog记录自己的生活，不少武汉的年轻网民，把自己居家隔离的生活场景拍成Vlog，放在网上与网友分享。还有当地医务工作者、志愿者记录战“疫”的Vlog、记录集中隔离点生活的Vlog、记录复工复产的Vlog等。这些视频都得到了大量关注，关心武汉疫情发展的人们通过Vlog为武汉网友打气加油。

90后和00后已经沉浸在Vlog创造的世界与新型社交方式中。Vlog是“视频博客”(Video blog)的简称，其构成要素可以总结为，用第一人叙述、有完整的故事、由个人创作剪辑、非虚构等，形式类似移动微视频与电视纪录片的结合，是网友记录生活、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，也被官方媒体、商业媒体所借鉴。

从传媒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看，媒体从文字、图片发展到声音与视频，一直在不断追求画面感，不断趋近身临其境现场感的路上。试想曾写下“溪柴火软毡毡，我与狸奴不出门”的诗人陆游，如果穿越到今天成为Vlog博主，很可能对着镜头打招呼：“嗨喽！大家好，今天实在太冷，我在家裹着毯子烤着火吸着猫……”看，Vlog比一般短视频更真实，更有纪实与记录感，更多是生活的日常表达。

不可否认，日常生活议题也有它的传播价值。许多人把自己旅游、逛街、吃饭事无巨细都记录下来，虽然流于大众、琐碎、平庸，但是内容精华稍加提炼，表现形式略加修饰，再加上自我表演与自娱自乐，就体现出博主对普通生活和人性的洞察视角，能够给日常生活赋予打动人心的趣味性、思想性和艺术性。更进一步，这种自带光环的“自我中心主义社交”已不囿于看与被看的情境，更获得“陪伴”与“分享”的相互需求。

当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蔓延为全球疫情时，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，因此每一个人都成为利益相关方，无论身处疫情中心与否，人们都会本能地密切观察疫情发展，渴望以一己之力为战“疫”做些什么。那些内心善良热情的草根大众拿起简单的拍摄设备，用真实粗粝的镜头拍摄居家日常隔离、外出采购、探访疫情一线等方面。这是带有个人化色彩的宏大主题，当然具有传播价值。

从社会心理角度看，越是近乎原生态、未经滤镜修饰的真实生活，越能激发人们的窥探心理。如果这一理论成立，把私人空间置于公共视野的聚光灯下，就能够收获观众的认同与分享的满足。在这里，真实感是第一位的。Vlog拍摄者用第一视角生产内容，蒙太奇式画面剪辑，情节设计自然流畅，忽略繁复后期包装，更像是绘画中素描和速写的手法，这种真实的镜头更具有感染力。

社交媒体打破了地理限制与社交圈层，既是信息集散交换平台，又是情绪酝酿和释放的场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Vlog呼应了媒体发展传播高速化、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潮流，让人们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疫情信息。在战“疫”中，社交媒体上的真实信息，特别是Vlog带来的现场感，有助于缓解谣言给公众带来的困扰。比如武汉“封城”后，有Vlog博主对于公共场所的实地探访，就加深了人们对疫情防控的认知，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的恐惧心理。

瑕不掩瑜，Vlog内容缺乏深度、过度表演、叙事流水账等天生缺陷，并不妨碍Vlog在疫情中表现出来的现实意义。普通民众担任Vlog传播者和讲述者，以真实性的呈现对抗谣言和恐惧，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心理调适作用；“围观者”通过点赞、转发和评论参与，也传播了防疫知识，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。可以说，Vlog呼应了时代发出的信号，时代也赋予了Vlog特殊意义。

“太阳女王”玛利亚·泰尔凯什——阳光迟早会被用作能源

■科学史话

武夷山



被称为“太阳女王”的玛利亚·泰尔凯什是匈牙利人，1900年12月12日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。她从小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，高中的学业成绩优异，她对太阳能的兴趣也是萌发于高中阶段。

后来，她就读于诞生过5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布达佩斯大学，1920年获得物理化学学士学位，1924年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。毕业后在该校做了一年讲师。1925年，她去美国访问担任匈牙利驻美国克利夫兰领事馆领事的一位亲戚。在此期间，克利夫兰基金会给她提供了一个生物物理学家的位置，请她研究生命体产生的能量。她接受了这个邀请，决定办理移民美国的手续。

然后，她在克利夫兰临床基金会的著名外科医生乔治·克里尔的指导下工作了12年。在此期间，她协助导师开发了记录脑波的光电器件。

1937年，泰尔凯什成为美国公民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她成功应聘到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，担任科研工程师。在这里，她开发出了将热能转换为电能的器件。三年后，她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工作，参与其太阳能转换项目。二战期间，她被校方派到美国科学战略家范内瓦

尔·布什创办的美国科学研究所(OSRD)工作，那时她参与开发一种供军方使用的太阳能蒸馏装置，其功能是将海水转化为可饮用的清洁淡水，使被困在海上的军人得以生存。期间，她评上了麻省理工学院冶金学学科的科研副教授。

结束了在OSRD的工作后，泰尔凯什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工作。此时，她与建筑师埃莉诺·雷蒙德一道设计建造了“多佛太阳屋”，这是美国第一所完全靠太阳能供暖的建筑，太阳能供暖系统正常运行了两年半之久。在此项目中，她发明了用芒硝来储热的新技术。由于这项成果，她1952年获得了“女性工程师学会成就奖”，是该奖项设立后的第一位获奖者。

1953年，她来到纽约大学工程学院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，继续开展太阳能研究。她觉得，穷乡僻壤的很多孩子要辛辛苦苦地捡柴禾，家里才能生火做饭，太不容易了。于是，她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了4.5万美元的研究经费，以开发一种供穷国百姓使用的太阳能灶。后来，她研制的太阳能灶能够实现350华氏度(约合177摄氏度)，这个温度就可以烤面包了。这个太阳能灶还可以用来快速烘干收获下来的多种农产品。

此后8年，她担任一家公司的设计师，开展隔热包装材料的设计。她研发的隔热材料应用于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在内的多个重大项目。她成为另一家公司太阳能实验室的负责人。

1969年，已经69岁的泰尔凯什来到特拉华大学能源转换研究所担任研究员。在这里，她设计建造了又一个完全依赖太阳能的建筑“太阳能一号”。在此期间，她还参与了一个空调系统设计项目，该系统的原理是在夜里储冷，第二天再将冷气释放出来。

泰尔凯什辛勤工作一生，总共拥有20项专利。1977年，泰尔凯什获得美国太阳能学会颁发的“查尔斯·格里利·阿伯特奖”。同年，她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建筑研究顾问委员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。2012年，她的名字进入“国家发明家名人堂”，以表彰她对“国家福祉和科学进步”作出的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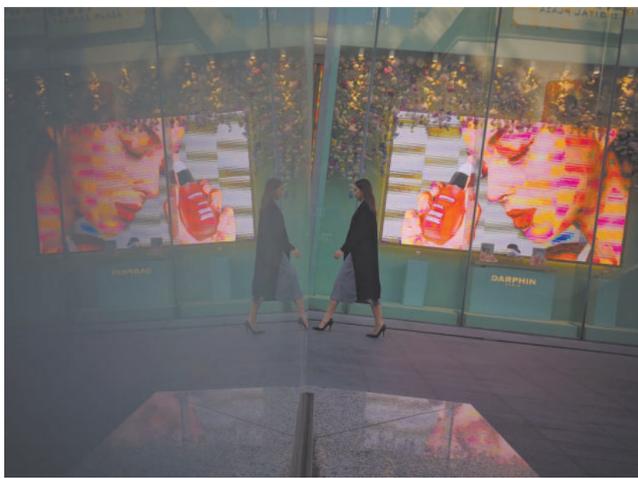
她曾说过，“阳光迟早会被用作能源，那还等什么？”

■摄手作

光影空间

(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)

飞素摄



北京景山的那些“曾用名”

■博览荟

周乾

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景山，高约43米，曾是明清时期皇家游幸之地，清代还成为停放梓宫的场所，辛亥革命后，这座皇家禁园于1928年对外开放。作为北京市中轴线上的一座土山，除了营建特色之外，景山还有着诸多的历史文化关注点，而其中重要内容之一，就是其称谓的多样化。在历史上，景山曾有多重称谓，如“青山”“镇山”“万岁山”“煤山”等。

事实上，景山并无“青山”称谓一说。在元代，北海琼华岛的小山又被称为青山。“青山”是蒙古语，意思是“绿色的山”。之所以被称为“青山”，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山林葱郁，景色优美。而据《元史》等文献记载，元世祖忽必烈在秋冬季节多次居住并开展国事活动，其主要原因与青山的优美环境有关。

另外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于至元二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八年在中国定居，他在《马可波罗行纪》里记载了青山具有“山树、宫殿构成一色”的优美环境。由于不懂汉语，他在著作里将青山描述为“绿色的山”。继马可·波罗之后，意大利传教士鄂多亚克也来到了中国，将元代北海青山准确地描述为“位于宫城之外，景色宜人，君王游乐时无需离家”，并亦将其翻译为“绿色的山”。由上述分析可知，“青山”为元代对北海琼华岛的称呼。

景山主峰在明朝由人工堆土形成，当时被称为镇山。明永乐年间，朱棣下令拆除元代皇宫，并在其基址之上营建紫禁城。其间，朱棣下令将拆除旧宫的废墟、开挖护城河的泥土，在紫禁城的北面堆成一座土山，并命名为镇山。这座土山之所以被称为镇山，主要是为了

镇压“元朝的王气”。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任何新的朝代建立后，其建造的宫殿均建造于拆毁的旧皇城宫殿遗址上，并利用“镇物”来灭前朝的王气，以达到前朝永世不得翻身的目的，镇山就是镇物之一。

景山在明代被称为万岁山，北海琼华岛在元代亦被称为“万岁山”。元末文学家陶宗仪在其著作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一、卷二十一均记载了中统三年，忽必烈下令对琼华岛上的建筑进行修缮，并于至元八年将琼华岛改名为万岁山的相关内容。另据明代北京方志《春明梦余录》卷六记载，“万岁山”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十一日添牌。这是“镇山”改称为“万岁山”的较早记载。此后的文献记载中，“万岁山”均指紫禁城北面的土山。如《日下旧闻考》卷三十五也明确指出，金元时期的万岁山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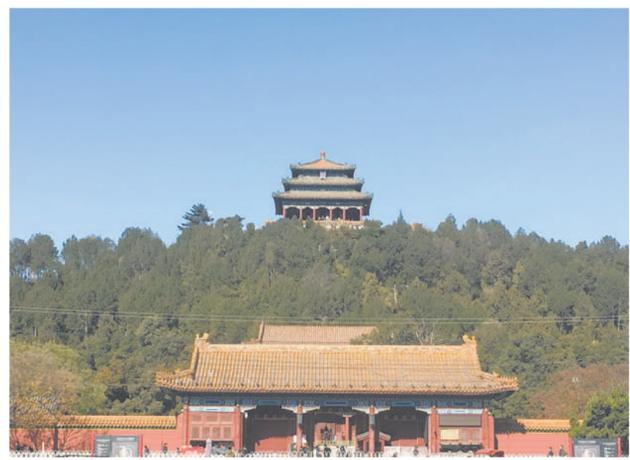
紫禁城的西边，而明代的万岁山，在紫禁城的北面，二者不可混淆。

景山在明代又俗称为煤山。明代官员刘若愚所著明宫杂史《酌中志》卷十七载有万岁山俗称煤山的内容，并认为煤山实际上由土渣堆积而成。清代官修北京史志文献资料集《日下旧闻考》卷三十五载有“万岁山嘉树葱郁，鹤鹿成群，俗称煤山”。清代官员宋起凤在所著《稗说》卷四亦载有“万岁山又名煤山”的说法，指出万岁山位于紫禁城的北面，并非自然形成的山，而是由土堆积而成。关于“煤山”名由来，据明朝文学家沈德符所撰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四记载，其主要原因在于民间相传山下埋了很多石炭，作为京城突然封城时的备用燃料。而实际上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成的元大都

考古队，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景山进行了考古发掘，发现景山位置是元大都后官遗址的一部分，景山则是由土渣堆积而成，下面并无煤炭。

景山在清代由万岁山改名而成。据《清史编年》第一卷记载，顺治十二年六月初四，顺治帝下令将皇帝的官署命名为紫禁城，将紫禁城北面的山(万岁山)命名为景山。分析认为，我国古代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之《国风·邶风·定之方中》载有“望楚与堂，景山与京”，此处的“景山”寓意高大的山脉；另乾隆御制《白塔山总记》载有“官殿屏展则曰景山”，此处“景山”寓意皇宫的屏风。由此可知，“景山”的命名与护卫紫禁城的高山相关。“景山”这个名称一直沿袭到今天。

从地理学角度来看，我国的黄河流域处于北半球亚热带季风气候最为显著的地区，冬季在亚洲大陆西北内部形成高压，有长达数月的偏北寒风，夏季则多刮南风。在这种地理条件下，位于紫禁城的北面的景山犹如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，在冬天阻隔了北风的侵袭，有利于紫禁城古建筑的御寒，在夏季对紫禁城古建筑群的通风亦不构成明显影响，因而体现一定科学性。(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)



紫禁城北望景山

周乾摄